

草原部落 · 名报名刊精品书系 — 贺雄飞 / 主编

《文艺争鸣》

获奖作品选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世纪论语

草原部落 · 名报名刊精品书系 — 贺雄飞 / 主编

世纪论

《文艺争鸣》获奖作品选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论语:《文艺争鸣》获奖作品选/贺雄飞编. -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0.1

(“草原部落”名报名刊精品书系·贺雄飞主编)

ISBN 7-80626-490-6

I. 世… II. 贺… III. 文学评论-中国-
文集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4442 号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北京市龙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6.75 400 千字
2000 年 1 月 第 1 版 2000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数:5000 册

ISBN 7-80626-490-6/G·211

定 价:26.00 元

酋长话语

一次精神上的会餐胜过十次物质的盛宴。

——贺雄飞

近几个月是我精神上最苦闷无助的日子，是我出版生涯最彷徨无聊的时光，即使是“草原部落之夏笔会”的热闹和陪钱理群先生俄罗斯之行的愉快也没有使我摆脱这种感觉。各种风雨扑面而来，让我畏畏缩缩，试图以消沉和躲避去苟且偷生。钱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鲁迅先生从来都反对赤膊上阵的勇士，人生是要有策略的，只要守住精神的底线就行了。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另一位年轻朋友也说：“知识分子是一群候鸟，当春天来临的时候就集体在天空翱翔，当冬天来临的时候就飞往南方，等待下一个春天。保重吧，酋长。”秦晖先生则说：“草原部落之所以深受爱戴，就因为自己在严冬的呐喊，如果成了候鸟，那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是啊，没有啼血的布谷，春天会自动来临吗？

真正令我害怕的一幕发生在中秋节晚上，一个绰号叫“屠夫”的警官和我第一次遭遇。“屠夫”五大三粗、凶神恶煞，几次约我谈话我都回避了。后来形势日趋严峻，

FWZ 8/07

实在是无法逃避，我被迫单刀赴会。一进门，“屠夫”瞪着我足足两分钟没有说话，一开口“吓”出我一身冷汗：“你以为我是警察就没有头脑了吗？你以为躲避和退缩就能解决一切？想找你，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也能找到你。但是，鉴于近期草原部落及其同仁的丑恶行径，我实在忍无可忍、不得不说。中国需要的不是机会主义，不是燕子，不是麻雀，不是口头马列主义，你们的退缩真令我寒心啊！当然，应该忏悔和咀嚼耻辱的不光是你们，也包括我自己。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悖论：于私，我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和爸爸；于公，我是一个合格的警察，我工作上兢兢业业，从来都不出去吃喝嫖赌，从来都不以权谋私，我以我微薄的力量维护着一方的安宁和公安人员的形象，但是残酷的现实又不得不让我深深地失望和自责。自从遇到‘草原部落’，我多少个夜晚挑灯苦读，人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我已经哭过几回了，你们让我在漫漫长夜看到一丝微光，可惜的是这一丝的微光也即将熄灭。我现在的精神世界里不仅仅是失望，而是完完全全地绝望啊！”

这一番话让我震惊了，眼泪也唰地就流下来了。“屠夫”接着说：“我克制不住自己的苦闷和痛苦，才迫不及待地想和酋长谈话，绝无恶意，让我先敬你一杯，为了明天！你说草原部落快要死了，我说还不配叫做‘死’，死是壮烈的，我说草原部落堕落了，而这堕落绝不是酋长你一人，而是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堕落，也包括我自己……。”

我仿佛遭了当头一棒，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

茫然……

二

正在我痛苦地徘徊过程中,“名报名刊精品书系”浮出水面,它是我进退之间的砝码。当时有人泼过凉水:再糟糕的原创作品也比再高明的剪刀加浆糊强,“名报名刊书系”是高明的剪刀加浆糊,这套书上没有学术价值,下不会受读者欢迎,因为这些所谓的‘名报名刊’的发行量微乎其微。我自己当然信心十足,我认为这套书系是“精品中的精品”:其一,对于刊物本身来说,由于是阳春白雪,所以才发行量小,那就很有普及的必要,普及的过程既是读者检验刊物水平的过程,也是刊物适应读者口味的过程,无论成功和失败都很有意思。高高在上、扳着面孔说教,迟早要被市场淘汰;其二,对于读者来说,许多刊物的名称都是第一次听说,那么就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些刊物,全面了解一下90年代以来中国高品位的人文期刊的动态。刊物发表文章是一个过程,草原部落筛选“名报名刊”是一个过程,主编精选“书系”文章又是一个过程,三个过程就奠定了这套书是“精品中的精品”这一定位。实践是检验策划的唯一标准。《风雨敲书窗》、《边缘感觉》、《边缘思想》、《边缘纪录》、《守望灵魂》一出版就大受欢迎,证实了我的策划。那么,《世纪论语》、《今日思潮》、《思想的时代》就无需赘言了。

值得向大家推荐的是,除了“黑马文丛”、《历史的先

声》外,还有“知识分子文存”——钱理群、朱学勤、秦晖、徐友渔四位先生的文章一定要读。“休闲文丛”中除了“草原苍狼”鲍尔吉·原野大叔的散文随笔集《掌心化雪》以外,随你的便了。另外,“民间思想者文存”也即将启动,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草原部落”做的是书的创作策划工作,是灵魂的生意,真诚希望下一个世纪每一个人都心智健康。心智健康了,就会少说蠢话、少办蠢事,就会减少凶杀、暴力、战争和非正常死亡的发生,那时中华民族才真正有希望。

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晚安中国。

雄 飞

二十世纪末于草原

部落·静思斋

目 录

上编:《文艺争鸣》获奖作品选

- 3 摩 罗 论当代中国作家的精神资源
- 25 林贤治 对个性的遗弃:秦牧的教师和保姆角色
- 40 祁述裕 逃遁与入市:当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和命运
- 54 张新颖 中国当代文化反抗的流变:
从北岛到崔健到王朔
- 72 夏中义 谒吴宓书
- 88 钱理群 胡风的回答
——1948年9月
- 107 摩罗 杨帆 虚妄的献祭:启蒙情结与英雄原型
——《一九八六年》的文化心理分析
- 125 孟繁华 东方风情与生活寓言
——80年代的文学想象与文化批判
- 144 孟繁华 民粹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
- 164 唐晓渡 时间神话的终结
- 180 孔范今 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历史考察
- 211 葛红兵 非激情时代的暧昧意象
——晚生代小说的主题
- 226 傅修延 中国叙述学开篇:四部古典小说新论

- 250 李振声 既成言路的中断
——“第三代”诗的语言策略,兼论钟鸣
- 267 倪 伟 霜魂悠悠
——试论瞿秋白的精神历程和心灵悲剧

下编:当代著名批评家论

永远的独立思想者

- 283 李书磊 谢冕与朦胧诗案
- 293 孟繁华 精神信念与知识分子的宿命
——谢冕文学思想论纲
- 304 程文超 永远的独立思想者
——谢冕与我们的时代
- 316 韩毓海 谢冕的“现代”
——《新世纪的太阳》释义

半佛半魔钱理群

- 328 吴晓东 钱理群的文学史观
- 334 孔庆东 我看钱理群
- 338 摩 罗 半佛半魔钱理群
- 344 钱理群 生命的两次相遇
——我与鲁迅的《腊叶》

从文学史到人文精神

- 348 王光东 陈思和学术思想的意义

- 362 郑文晖 从文学史到人文精神
——关于陈思和学术道路的随想
- 366 周立民 寻求知识分子的精神岗位
——谈陈思和的出版实践及其意义
- 376 张新颖 薪传
- 379 陈思和 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封信

讲述问题的意义

- 386 王光明 讲述问题的意义
——王晓明的文学批评
- 404 张 柠 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
- 418 范家进 “厚障壁”的叩击者
——我看王晓明的批评
- 428 王晓明 陈思和 知识分子的新文化传统与当代立场

君子儒:洪子诚的意义

- 440 孟繁华 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化
——洪子诚的意义与启示
- 449 旷新年 君子儒:洪子诚的意义
- 457 张志忠 学科建设与研究个性
——论洪子诚兼谈当代文学研究
- 468 杨鼎川 一种批评话语的成功实践
——评洪子诚的两本书

探险者风范

- 478 罗 钢 “内容与形式的相互征服”
——谈童庆炳的文体学研究

- | | | |
|-----|-----|--|
| 484 | 王一川 | 探险者风范
——略说童庆炳的教材工作 |
| 492 | 陶东风 | 将矛盾提升为原理
——谈童庆炳的心理美学研究 |
| 501 | 李春青 | 中西互证 古今沟通
——谈童庆炳的中国古文论研究 |
| 507 | 杨乃乔 | 在“我注六经”的原则上“六经注我”
——从童庆炳指导博士论文看他的学术思想 |
| 513 | 童庆炳 | 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对话与整合 |

上

编

《文艺争鸣》获奖作品选



□摩 罗

论当代中国作家的精神资源

评委评语:

○该文第一节以俄罗斯文学为参照,对中国知识分子在“民众”观念上的两难立场作了较深刻的反思,虽然作者对俄罗斯民族的整体把握未免过于乐观,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则是触及到一个较重要的课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下去;第二节所论的“恐惧”含义过于宽泛,但文中通过几个个案的分析,都是很有意思的,也表现出研究者较宽阔的学术视野;第三节提出了“个人”的立场问题,虽有些宽泛,却是尖锐的、有力的。就当前的某些文化环境而言,这篇论文有一种给人当头棒喝的感觉,从学术角度说,也反映了研究者对知识分子传统和现实处境的严肃反思,因此,我愿意推荐这篇作品。

○这是我这一年来最喜欢的论文之一,作者的精神态度令人感动。他是抓住了当代文学的病根的,像这样去分析当代作家的创作,探索中国文学未来的道路,才是体现了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

○本文最引人注目的是作者的“问题意识”,本文提出的“超越人民”、“透视恐惧”、“成为个人”等命题,都是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的最具尖锐性的问题,作者敢于正视这些问题,表现了难能可贵的科学态度与理论勇气。而作者对这些问题的展开与分析,都具有创造性与启发性,并有一定的理论深度。

○此文甚佳,谈到了中国文学的根本问题上来,深刻,尖锐,有

许多让人深省的内容,是一篇很有质量的论文。

自古有云:江山不幸诗人幸,我们也许可以据此要求当代中国文学变得更令人尊敬一些。100多年来,中华民族忍受着最广泛最持久的战乱和政乱,知识分子忍受着文化衰颓、精神沦丧的凄凄惶惶,1957年以后,更是经历了长达20年的苦难历程。在这样的背景下,也许确实应该拿得出几部象样的文学经典来。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70年代末,许多作家都曾乐观地预言,5年之内中国文坛将会出现大作品。转眼之间,这个世纪就要过到头了,我们依然没有发现什么可以向历史交代的大作品,人们的期待似乎都有点疲倦了。几乎可以说,我们今天与大作品的距离,并不见得比70年代末所存在的距离小多少。

有一位作家说:“最为重要的,就是先要弄明白自己是谁的儿子!这是一个寻找和认识血缘的、令人惊心动魄的过程。”^①这表明中国作家已经开始了在某一程度上的自我反省,开始了对于自身精神资源的寻找和确认。在这种寻找中我们不难发现,仅仅靠个人的天才和意志成为文学巨人的,古今中外尚无一个例子可以举得出来。如果把普希金、赫尔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这些人从俄罗斯民族中抽离出来,他们也许不过是一些或狂躁、或忧郁、或神经质、或才子气的文人和绅士,而不会如我们今天所感觉到的这么光彩夺人。正是那个民族的伟大精神资源,造就了这些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文学。鲁迅曾劝人不读中国书多读西方书,毛泽东曾号召识字的人到人民大众中去,接受那些不识字的人的再教育,虽然主张不同,但都表现出寻找精神资源的用心。一个人只有真正找到了自己精神资源,才会成为一个自觉的实践主体,去从事历史创造,否则只能算是在黑暗中摸索。一个在黑暗中摸索看不到一丝精神之光的作家,是决写不出所谓大作品的。

那么,站在20世纪的末端,我们究竟该怎样认同自己的精神资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迷失?今天应该有怎样的反思?我们的笔应该伸向哪里?我们用以烛照生活的精神之光应该是什么?它能够从何产生?这些是颇为复杂同时也颇为重大的问题,不是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所能说清楚的,甚至也不是几年间就能明朗的。本文仅仅只能表现出关注这些问题,触及这些问题的愿望。

超越“人民”

之所以给人民加上引号,是因为这是借了别人的词语,下文只有不加引号的人民才是我的词语。多年来,“人民”一直被看作上流社会与统治者的对立面,也就是被用来指称民族成员中的某一特定部分即底层人。到后来,凡是识字的人大多成了地富反坏右之类,“人民”实际上成了不识字的人的代称。五四时期,这样的“人民”是启蒙的对象,也就是教育对象。后来,“人民”被赋予政治上道德上的神圣性,成了教育者和判断事物的标准,当然也成了文学的唯一资源,一部作品在道德上的成败取决于它是否歌颂了“人民”,其文本存在的价值则取决于“人民”的接受程度,这就从精神、生活、文学传统、艺术情趣等等方面,限制甚至枯竭了文学源头,后来实际上导致了文学的灭亡。

准确地说,人民当然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当然是知识分子所赖以进行文化创造的根本资源。但是,民族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民这个概念应该指称民族的全体成员而不是任意分出来的一部分。虽然某部作品只写那么一个人,或那么一个小小的家庭,但在文本的背后,一定有这个民族的精神气质、人文理想、心理倾向、艺术趣味等起着潜在的诱引和制约作用,并构成作品的底色和基调。而一个民族的气质、理想、倾向、趣味正是由民族的全体成员和民族

生活的运行机制所决定的。不妨看看深沉、悲悯、富于道德力量的俄罗斯文学，是由什么样的人民滋养而成的。亚历山大一世时期，艺术院长提名阿拉克切夫伯爵为名誉院士，艺术院秘书拉勃津问这个伯爵有什么艺术贡献，院长勉强答道：伯爵是离皇上最近的人。拉勃津答道：“要是这个理由站得住的话，我就推荐马车夫伊里亚·巴依科夫，他不单是离皇上近，他还坐在皇上前面。”^②拉勃津为了捍卫艺术的尊严不惜付出被流放的代价。亚历山大一世的弟弟尼古拉（后继位为皇帝）有一次企图戏弄一位军官，要抓他的衣领，这位军官庄严地说：“我的佩刀在手里呢，殿下。”一语将尼古拉击退^③。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以后，14岁的贵族少年赫尔岑决心继承他们的志愿，推翻集权政治。他把这些离经叛道的想法向两位老师倾诉。一位老师说：“但愿这些感情在您身上成熟并且巩固下来。”另一位总是断言他不会有出息的老师则说：“我的确认为您不会有出息，不过您那高尚的感情会挽救您。”^④青年赫尔岑被政府逮捕以后，负责侦讯工作的莫斯科要塞司令斯塔阿尔将军认为他们清白无罪，乃向皇上直陈己见：“陛下，请顾惜我满头的白发吧，……这件事关系到我的荣誉——委员会里做的事情是违反我的良心的。”他愤然退出侦讯委员会，事后还上书要求释放这些无罪的人。^⑤最后再看看俄罗斯君王，且不说支持并资助狄德罗出版百科全书的叶卡特琳娜二世和具有革命气魄的彼得大帝，只看看那个政治上极为反动刻板的亚历山大一世的片言只语。他当政的后期，俄国军界和文界有许多秘密团体，他们提出了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制的政治主张，大臣们不断要求皇上收拾这些革命者，皇上一直接兵不动。当臣子们力陈形势之严峻，再三要求采取行动时，亚历山大一世用法语对他的部属说：也许这些东西都是幻想和错误，可这都是我年轻时赞同过、信奉过的东西，不应由我来进行惩罚。^⑥在他逝世前几个月，许多官员都来报告那些秘密团体正在策划政治行动，他派人去就此作调查时，还吩咐这些调查者不可肆